



■工友情怀

女工班的男班长

□赵闻迪 文/图

在我们厂大大小小的班组中，获得过“集团公司标杆班组”荣誉称号的不多，其中又数我们部门四号厂门地磅班最为特别，因为这个由七名女职工组成的班组，班长是一名男职工。

这位男班长名叫王超，黑黑的国字脸，厚厚的嘴唇，小平头、戴眼镜，不善言辞，说起话来慢吞吞的，一看便知是个只会干活儿、不爱出风头的实在人。

当初，部门主任派他去当地磅班班长时，他急得脸都红了，连声推辞：“我、我一个大老爷们，去当‘娘子军’的‘头’？不行不行！我当不了，这工作不好干，您另选高明吧。我还是修我的机器比较好。”领导再三做他的思想工作，他才勉强答应试一试，如果不行就换人。

第一天“上任”，七名女工端端正正坐成一排听班长“训话”。王班长还没开口就冒汗了，结结巴巴讲了几句，大意是：我没当过班长，大家多包涵。我们相互学习、齐心协力，把工作干好。

俗话说：新官上任三把火。一“上任”，王班长就把领磅单、做报表的活儿揽下了，不但减轻了女工们的工作量，同时也将工作细化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，得到部门领导的赞许。

王班长烧的“第二把火”是改善工作环境。维修工出身的他称得上“心灵手巧”，地磅房外面的一盏照明灯坏了很久，他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，女工们夜间检查地磅再也不用打手电筒了；他向领导打了申请报告，从备品库领了十几米长的胶皮管，从冲水管那里引来水源，女工们不但有了流水洗手，还能每天把地磅房的卫生搞一搞；他买回油漆，利用周末时间把地磅房三间屋子黑乎乎的墙壁粉刷一新，屋子顿时干净亮堂了；他向分工会打了申请，为班组配了微波炉和饮水机，女工们就能随时吃上热饭、喝上热水了；他从农贸市场买回树苗和种子，利用休息时间在地磅房周围种上樱桃树、无花果、紫荆和冬青，在墙角种上薄荷、爬山虎和牵牛花，既绿化环境又遮挡粉尘。女工们见班长这

么用心，也纷纷投入到“美化班组”的活动中来，她们在地磅房旁边的荒地上开垦出一个小花坛，用碎砖石、枯树枝围上，种上月季、紫茉莉、百日红，把荒地打扮得姹紫嫣红；她们从家里带来绿萝、红掌、金边吊兰等盆栽，点缀班组。地磅房一天比一天漂亮起来。

王班长烧的“第三把火”是治理“跑冒滴漏”和“超载”。原先，有的大货车司机装完货后图省事不认真盖好车斗的挡板，尤其是像炉渣、石膏这样的货物从挡板的间隙中滴漏出来，漏的一地都是，非常影响环境；有的大货车一过磅就超重，司磅员要求司机卸货，常常发生争执。大货车司机基本上都是男的，女工们胆子小，不敢跟他们吵架，常常闹到领导那儿，弄得领导也头疼。王班长上任后，情况大为改观。别看他不善言辞，说起道理来却头头是道。他先是将部门治理“跑冒滴漏”和“超载”的制度文件打印许多份，每个货车司机都发一份，磅房的窗户上也张贴一份，然后一上班就站在磅房外面，跟每个过磅的司机宣讲，不厌其烦，一站就是一整天，弄得灰头土脸，嗓子哑了，就买润喉片装在身上。他这份认真和韧劲令人又吃惊又感动，大部分货车司机都自觉遵守规章制度了，个别“麻丝缠”的，王班长就不客气了，把车牌号上报保卫科，保卫科依规处罚。被罚的司机扬言要打他，他正气凛然道：“我不怕，你尽管来！”凡事都抬不过一个“理”字，渐渐地，过磅秩序越来越好，违章违规越来越少，上至领导，下至员工，都对王班长竖起大拇指。

业余时间，王班长组织班组女工们登山、健步走、摘草莓、看梨花，参加厂里的礼仪培训、手工大赛和越野跑，丰富了女工们的业余文化生活，增进了班组团结，营造了好的氛围。

地磅班荣获“标杆班组”称号后，我给他们拍了张照片，美中不足的是有两位女职工出差去了。他们对着镜头笑得开心，最高兴、最自豪的要数王班长了。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我的心中有一朵小花

□王佳佳 文/图

幼儿教师和别的教师不一样，我们不会给孩子传播前沿的科学知识，也不会教孩子深奥的人生哲理，我们做的在别人眼里都太简单、太平常，我们享受不到那种桃李满天下的幸福，孩子们长大后甚至可能都不记得我们，与其他那些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相比，我们幼师这份职业有些不值一提，但对我来说，它同样神圣，高贵得像天上的太阳。

我陪伴的永远是世界上最纯洁善良的靈魂，他们单纯的对世界一无所知，等待着带着他们探索。我喜欢被一双双充满渴望、好奇的小眼睛仰望着，喜欢被一双双温暖乖巧的小手牵引着。我享受着每一个拥抱，每一个亲吻以及每一次开怀大笑。

我的心中有一朵小花，它是孩子脸上那灿烂的笑容，奖励一个小小的贴画，递上一筐积木，孩子们都兴奋地炫耀个不停。倘若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，平淡的

情节都会使他们兴奋不已。他们的笑容就是这么的简单，他们的笑容就是这么的真诚。

我的心中有一朵小花，它是我对孩子的关爱。老师在孩子眼里是可亲可敬的，他们不会畏惧我而是依赖我，我也不会责怪他们而是引导他们，可能中学教师的某个学生考试得了第一名，这会是他最开心的事情，而我最开心的不过是某个孩子学会了用筷子，或者某个调皮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对与不对，也或者是孩子们懂得了谦让，懂得了分享，懂得了礼貌。

是啊，假如我是孩子，假如是我的孩子。我一直这样理解和认识幼儿教师的职责所在。我也深深明白我肩负的重任，有句谚语说：“三岁看八十，七岁定终生。”也就是说，孩子从小养成的习惯，决定着他的天性，会影响着他的一生。而我们所带领和培育的孩子，也恰好介于三岁到七岁之间，因此我深知自己所在岗位的重要性。

我在孩子们的心里同样也扮演着另一位母亲的角色，关注着孩子们的点滴成长以及同样感受着孩子生病时的难过，“多喝水，多喝水”这样的字眼伴随在整日活动的每一个瞬间。进餐时间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每一个孩子生怕吃不饱。顿时感受到作为一位母亲如何去关怀自己的孩子。户外活动时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，需要独创一些安全、集体性的游戏，既保证孩子的体能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保证平安。

我的心中有一朵小花，它是孩子对我的认可。在孩子们的眼里老师是令人崇拜的天使，不经意间哼唱着老师教过的歌曲，随意拿起画笔涂鸦着老师教过的简笔画，伴随音乐跳起优美的舞姿……当他们成长的那一刻，小眼神流露的是对老师的肯定，虽然孩子不会用语音表达，但他的心里会竖起大拇指：“老师，你真棒！”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受到，要想给孩子一杯水，老师就必须有一桶水！

身为幼儿老师的我是幸福的，希望住在心里的小花越来越美，希望它在阳光下自由呼吸，盛开得越来越灿烂！

■图片故事



两毛钱的家风

□童其君 文/图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清早，经不住我的一番软磨硬泡，母亲默许我随她一起去镇上的集市。怀揣母亲给我的两毛钱，别提我有多高兴了！

约莫一个小时的“急行军”，集市到了，一汇入摩肩接踵的人流，我原本不安分的心就愈发变得躁动不安。集市上应有尽有，撩得猴急的我购物欲难耐——什么都想要。虽然只有这区区两毛钱。

时近中午，我已饥肠辘辘“肚子又要闹革命”了，母亲带我进了街头的一家小饭店，母亲蹲在店外一边，没舍得进来吃。进店时她特地叮嘱我，吃完了别忘了给店老板两毛钱，我点了点

头。不多时，一碗香喷喷的饺子就端在我桌前，我三下五除二风卷残云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，仍觉得意犹未尽。我准备起身离开，想着还想要的小人书、鱼钩、乒乓球……突然我不知从哪里来的“勇气”——竟趁着顾客多，店老板忙不过来的机会，神不知鬼不觉偷偷地溜出了饭店。

回家的路上我美滋滋地吹着口哨，走了约一半路到了一个叫新桥头的供销点时，我兴奋地要进店去买鱼钩和乒乓球，这时母亲似乎明白什么……

“你没给饭钱啊！”母亲扬手重重地给了我一巴掌。然后，母亲顶着烈日，一路急走，又折回约3公里路远的那间饭店。

尽管此事已过去了40多年，然而，因为那两毛钱带来的巴掌，却永远沉淀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很沉、很重。

■家庭相册

父亲老师

□徐招治 文/图

父亲是名小学教师，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，他成了我的老师。

大家都羡慕我，说自己的父亲当自己的老师，多么幸福，可我却没有幸福的感觉。一方面，父亲对我的情况更加了解，管束得更加严格；另一方面，对我的关心并没有更多，而是一视同仁，甚至还有意避嫌，并不关照我。所以，我更加小心翼翼，上课不敢丝毫懈怠，作业不敢马虎，就连课间操也是认真对待。因此，父亲对我多了一份信任。

父亲上课时，从不对我特别关照，相反，课堂提问、课后辅导都是先顾着其他同学，有什么竞赛也都是让其他同学去，这让我

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内心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衡，但一直没对父亲说，而是自己默默地努力学习。

有一次，在一堂劳技课上，我私下里和同学调侃劳技老师，引得哄堂大笑。劳技老师下不来台，课间把我叫去，让我写检查，还把父亲叫了来，没想到，父亲一来，跟劳技老师道了歉，看了我的检查之后，又把检查递给劳技老师，劳技老师笑了笑，算是原谅我了。

父亲带着我回家，我走在父亲后面，他一言不发，我战战兢兢。回家之后，本以为父亲会一顿训斥，没想到，父亲一句话没说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

直到我上了大学，有一次无意间和父亲谈起这些事，父亲笑了笑说：“我儿子是什么样的，我自己心里清楚，那次，看到你在劳技老师办公室的样子，再看看你写的检查，我觉得你已经明白自己的错误，也受到教训了，所以，我就没再另外教训你。而我当你老师的时候，作为父亲，我想多关心你一点也是人之常情，但因避嫌上的考虑，我觉得，应该给其他孩子更多的机会，否则就有利用职务便利的意思了。我也知道你会努力的，所以就放任你自己去学，去摸索。”

听了父亲一席话后，我们父子，默契一笑。